

保路，保出一場屠殺：武昌的槍，是誰逼出來的？ | 武昌起義·上

《神州大地》第 13 集 · 語言：中文 · 時長：25:15

出處：sylogs.com — 歡迎轉載分享，請注明出處

一九一一年的夏天，武昌這座城裡，
沒有任何一個人，接到過一道起義的命令。

可是到了十月，這座省城自己燒了起來。

沒有總司令，沒有作戰計畫，

連一聲統一的號炮都沒有。

把一個統治了中國兩百六十多年的朝廷，
從根上撬鬆的，不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暴動，
而是一條鐵路，和一次意外。

這一集，我們先不講誰最後贏了，
只講這根引信，是怎麼被點著的。

因為看懂了這根引信，你才會明白，
後來那一連串的動盪，為什麼會那麼快，
又為什麼會付出那麼大的代價。

一個王朝的垮，從來不是一夜之間的事，
它先在無數普通人的日子裡，
鬆了一根又一根的釘。

武昌的茶館裡，軍營的炕頭上，
那幾年總有人在壓低聲音議論：

這世道，還能怎麼辦。

這種議論，朝廷聽不見，卻比任何一道聖旨
都更有力量。

這根引信，究竟是從哪一條鐵路、哪一
紙公文點著的？

下一節，我們從一條路說起。

故事要從一條鐵路說起。

晚清政府想修兩條幹線，一條川漢，

從成都到漢口；一條粵漢，從廣州到武昌。

官家自己沒錢，就讓沿線百姓集資入股，

四川叫租股，按田畝攤派，湖南湖北廣東也

各有辦法。川漢鐵路民間集資，

據清季財政史料記載約一千四百萬兩

白銀，這是無數農家一口口省出來的。

一九一一年五月，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宣布，

兩路一律收歸國有，民股只還小部分，

約三百萬兩的虧空概不認帳。

同一時間，郵傳部向英、法、德、

美四國銀行團，借了六百萬英鎊來贖路。

一邊收走百姓的血汗錢，一邊找外國借錢，

這筆帳，鄉下識字的人都能算清楚。

更刺耳的是，路權收走之後，

修路的事卻交給了外國人。

路權被收走的那一天起，一個更深的念頭

在民間蔓延：這個朝廷，到底還替不替中

國人做主。四川之外，湖南、湖北、

廣東同樣捲了進來，只是火氣大小不同；

粵漢一路，廣東商紳的反應同樣激烈。

盛宣懷是這套辦法的主持者，

他以為官辦加外債能快些把路修通，

卻沒算到，被奪走的不只是路權，

還有千萬人對朝廷最後一點指望。

這不是哪一個人的憤怒，而是一整片社會，
對一個政權信任的崩塌。

租股這東西，名義上按田畝攤派，
收的其實是最底層農戶的口糧錢。

川漢鐵路的股東名冊裡，絕大多數是拿不
出幾兩銀子的小戶，他們一輩子沒見過
火車，卻為這條路年年交錢。

盛宣懷主持這套辦法的時候，
算的是國庫的帳：官辦統一調度，
外債一次到位，路能快些修通。

他沒算的是另一筆帳——朝廷向自己的百姓
伸手，又轉身向外人借錢，這件事傳到鄉下，
比任何革命黨的傳單都管用。

一九一一年五月的上諭一下，
四川、湖南、湖北、廣東四省幾乎同時炸開。

諮議局、商會、學堂接連開會，
連一向穩健的紳商都坐不住了，
因為被收走的不是遠在天邊的國政，
而是自家櫃子裡的票子。

那幾年的中國人，身上穿的還是一套
老規矩：男人長衫馬褂，腦後拖一條辮子；
當官的補服頂戴，胸前那塊補子繡著禽獸，
一看就知道是幾品；鄉下人短打草鞋，
頭上纏一條布巾；女人上衣下裙，
腳是纏過的小腳，走遠路要人扶。

市面上花的錢也雜：大宗用銀兩，
論成色、論平砵，還要折水；日常買賣使銅錢，

一枚一枚穿在繩上，一千文叫一吊；

通商口岸又流行起了銀元。

銀兩、銅錢、銀元三套並行，本身就是那個

時代的寫照。

當朝廷向自己的百姓伸手，又轉身向外

人借錢，雪崩就從這裡開始——但真正

把火種遞到武昌的，還在後頭。

反應最激烈的，是四川。

一九一一年夏天，成都成立保路同志會，

羅綸、蒲殿俊這些士紳出面，

幾十萬人簽名，跪在總督衙門前請願。

他們一開始要的很簡單：把我們自家湊的

股金，還回來。同志會還辦了報紙，

把朝廷的告示一條條念給鄉親聽，

越念，火氣越大。請願換來的，

是屠殺。九月七日，四川總督趙爾豐以「到總督衙門議事」為名，誘捕了蒲殿俊、羅綸、鄧孝可、顏楷、張瀾等人。消息一出，成都各家出一人，數萬人湧向總督衙門，要求放人。他們手裡捧著光緒皇帝的牌位，手上舉一炷香——這是那個年代最明白的表示：來的是請願的百姓，不是起事的亂黨。人群擁到轅門前，趙爾豐下令開槍，並用馬隊來回馳逐——這是對手無寸鐵、捧著牌位請願的百姓的屠殺。據四川、湖北兩地的辛亥記述，當場已登記的死者三十二人，傷者無法統計；死者裡有十三歲的孩子，倒下時手裡還抱著牌位。屠殺之後，趙爾豐下令三日之內不准收屍。那時是夏天，又連著大雨。這就是成都血案，一場針對和平請願民眾的屠殺。時人給趙爾豐起了個綽號，叫「趙屠戶」。下令開槍的是他，開槍的是他調來的兵，三日不准收屍也是他的令。這筆帳記在誰名下，史料寫得清清楚楚。開槍之前，這些人是捧著牌位、舉著香的請願者；開槍之後，四川再沒有人去請願。蒲殿俊、羅綸這些出面的人，本是朝廷容許的士紳，連他們都被誘捕，說明不滿早已超出請願的範圍。血案之後，各縣同志軍紛起，秦載瀋、侯寶齋帶人圍攻成都，七八天裡聚到城下的有一二十萬人。龍鳴劍、朱國琛、曹篤把「趙爾豐先捕蒲、羅，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寫在木片上，塗了桐油、包上油紙投進錦江——這就是「水電報」，下游各縣因此知道省城出了事。九月

衙門議事」為名，誘捕了蒲殿俊、

羅綸、鄧孝可、顏楷、張瀾等人。

消息一出，成都各家出一人，

數萬人湧向總督衙門，要求放人。

他們手裡捧著光緒皇帝的牌位，

手上舉一炷香——這是那個年代最明白的

表示：來的是請願的百姓，不是起事的亂黨。

人群擁到轅門前，趙爾豐下令開槍，

並用馬隊來回馳逐——

據四川、湖北兩地的辛亥記述，

當場已登記的死者三十二人，

傷者無法統計；死者裡有十三歲的孩子，

倒下時手裡還抱著牌位。

趙爾豐下令三日之內不准收屍。

那時是夏天，又連著大雨。

這就是成都血案，

時人給趙爾豐起了個綽號，

叫「趙屠戶」。下令開槍的是他，

開槍的是他調來的兵，三日不准收屍也是

他的令。這筆帳記在誰名下，

史料寫得清清楚楚。

開槍之前，這些人是捧著牌位、

舉著香的請願者；開槍之後，

四川再沒有人去請願。

蒲殿俊、羅綸這些出面的人，

本是朝廷容許的士紳，連他們都被誘捕，

說明不滿早已超出請願的範圍。

血案之後，各縣同志軍紛起，

秦載廣、侯寶齋帶人圍攻成都，
七八天裡聚到城下的有一二十萬人。
龍鳴劍、朱國琛、曹篤把「趙爾豐先捕蒲、
羅，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寫在
木片上，塗了桐油、包上油紙投進錦江——
這就是「水電報」，下游各縣因此知道省城出
了事。九月二十五日，同盟會員吳玉章、
王天傑宣布榮縣獨立，這是同盟會建立的
第一個縣政權。清廷急調湖北新軍入川。
這一步，後來被反覆提起：武昌城裡最能打
的兵，被抽走了，城裡留下的，
多是還沒上過戰場的新兵。
湖北最能打的兵被調走了，武昌城裡剩
下的，是一群還沒上過戰場、卻早已暗
中串聯的新兵——下一集的火種，就埋
在這一步。
被抽走的，是湖北新軍裡編練最久、
裝備最好的一批；留下來的，
也有不少暗地裡加入了革命團體。
這要說到張之洞。
他在湖北搞新政，練新軍、辦學堂、
開工廠，無意間給武昌埋下了另一顆種子。
他練出來的新軍，識字率高得反常，
很多士兵是讀過書的農家子弟，
甚至還有秀才。這些人看得懂報紙，
也讀得進新書，對朝廷的失望，
比旁人更早、更深。

張之洞在湖北辦的學堂和新軍，
本意是給朝廷練一支能用的兵，
卻把讀書識字的人和槍桿子，
擺到了同一個屋簷下。

這是他萬萬沒想到的後果。

當時武昌有兩個主要的革命組織，
一個叫文學社，骨幹多是新軍基層軍官和
士兵；一個叫共進會，對外聯絡更廣。
他們平日就在營房、茶館、學堂裡往來串聯。

今天你走進武昌，還能摸到當年的線索：
楚望台軍械庫，是全城槍枝彈藥的總庫房；
工程營舊址，就在紫陽湖一帶。

誰拿到楚望台，誰就握住了整座城的籌碼，
這一點，當時的人比誰都清楚。

湖北新軍當時編成一鎮又一協，
人數在一萬五千上下，其中好幾個營隊裡，
文學社的社員佔了相當的比例。

張之洞在湖北辦的新政，還包括漢陽鐵廠、
漢陽兵工廠，以及兩湖書院、
自強學堂這一批學堂。

工廠造槍，學堂造人，這兩樣東西，
最後都沒有用在朝廷指望的地方。

武昌城裡的駐軍本就分散，
彈藥卻集中在楚望台，兩者之間，
隔著一整夜的距離——這個地理上的錯位，
後來決定了那一夜的走向。

新軍的打扮，和舊式綠營兵完全不同：

辮子剪了，或者盤進軍帽裡；
上身是仿西式的立領制服，
肩章領章分等級，腳下皮鞋，
腰間皮帶；肩上扛的，多是漢陽兵工廠造的
「漢陽造」步槍。營房裡的日子也有規矩：
早起出操，晚間點名，每月關餉，
餉銀按時到手。在那個年月，
能吃上飽飯、按月領餉的農家子弟，
已經算有體面的人。

下了操他們最常去的地方是茶館，
一壺茶幾個銅板，消息就在茶桌上傳開。
楚望台是全城彈藥的總庫，可駐軍分散、
彈藥隔著一整夜——這個距離，後來
決定了那一夜的走向。

文學社和共進會，其實並不是一家人，
甚至心思各異。文學社的蔣翊武，
沉默務實，在士兵裡根基深，
說話有人聽；共進會的孫武，
性子急、點子多，外面的人脈廣。
劉公出錢，孫武跑外場，蔣翊武管營裡，
三個人三套想法。

居正、劉公這些人，有的管文書，
有的管錢糧，名義上都有了位置，
可真到了要命的時刻，誰聽誰的，
底下心裡都沒底。

要不是四川事變把形勢逼急了，
這隻手未必握得攏。

他們約定推蔣翊武當總指揮，
孫武管軍事，可底下的人心裡都明白，
誰聽誰的，還沒個定數。

這種鬆散，後來成了致命的隱患：
一旦命令傳達出了岔子，整盤棋就亂了。
可也正是這種鬆散，讓它不像一場密謀，
更像無數個普通人的賭注疊在了一起。
兩個組織、三套心思，本來握不攏的手，
，是被一場遠方的動亂，硬生生捏到了
一起。

說到革命，很多人第一個想到孫中山。
但一九一一年十月之前，孫中山人並不在
武昌，也不在國內，他在海外奔走籌款。
關於籌款，有一樁後來爭議很大的事。
多位當事人記述，孫中山在幾次起義前，
向國內同志承諾，由海外籌措槍械、
彈藥、餉款，但不少承諾最終沒有兌現，
前線往往寡不敵眾，白白折損人手。

章太炎在一九零七到零九年間，
曾公開批評同盟會籌款不透明，
這類記載見於他的文集與當年書信。

孫章二人後來決裂，導火線之一，
正是錢怎麼籌、怎麼花。

從一八九五年廣州起義，到一九一一年
黃花崗，孫中山在十幾年間發動了十多次
起義，多數還沒打響就失敗。

前線屢屢撲空，一個反覆出現的情節是：

起事前答應的槍彈餉銀遲遲不到，
等人到了、事洩了，才發現是空手。
章太炎罵的，正是這種籌款與調度的脫節。
以上說法，部分出自當事人回憶與對手
記述，原始出處待進一步核實，
我們照實陳列，不作斷語。
有一點是清楚的：遠在海外的人，
籌來的每一筆錢，都關係到國內前線的
生死。而真正在前線衝殺、把命填進去的，
是另一個人。
被供在最前面的人不在場，真正在前線
衝殺的，是另一個名字——可這個人，
此刻也還在趕來的路上。
黃興，是革命黨裡少數真正親臨前線的
實行家。早年他在湖南辦華興會，
後來是同盟會的軍事支柱。
一九零四年他在長沙策劃起義，
事洩後逃亡，從此把身家押在了前線。
與其坐而論道，他選擇一次次站到槍口
前面。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廣州黃
花崗之役，他帶人攻總督衙門，
手指被打斷了，還在指揮撤退。
這一役，通稱七十二烈士，可考者實有
八十六人，很多是年輕的讀書人，
一去不回。隔年陽夏之戰，黃興又在漢陽、
漢口前線頂了四十多天。
在武裝起義這件事上，黃興的實際作用，

比遠在海外籌款的孫中山，
要更直接、更靠前。
但此刻的一九一一年十月，
黃興也不在武昌，他還在趕來的路上。
武昌這把火，是在兩個大人物都不在場的
時候，被底層的人點著的。
兩個大人物都不在武昌，這把火，究竟
是誰點著的？

答案，是那些名字從沒排進教科書的人。
。

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武漢俄租界邊的
寶善里，共進會的一處據點，
出事了。孫武和鄧玉麟他們，
在這裡趕製炸藥和旗幟，準備起事。
孫武在配置炸藥的時候，不慎引爆，
當場炸傷了自己，也炸響了整個密謀。
據點裡還有鄧玉麟等人，事發後四散躲避，
但現場的旗幟、印信來不及清走。
後來被捕的劉同經不住盤問，
供出了據點和一批同志，讓搜捕一下子
精準了起來。俄租界的巡捕聞聲趕來，
搜出了起義用的旗幟、印信，
還有一份花名冊。
那張名冊，寫著武昌城裡哪些人參了事。
巡捕把東西交給了湖廣總督瑞澂。
一瞬間，本來還在暗處的起義，
變成了明牌。據記載，是被捕的劉同經不住

盤問，供出了據點和同志，讓搜捕一下子精準了起來。

一聲爆炸，把藏在暗處的密謀炸成了明牌；而那張名冊，下一步就會遞到總督手上。

瑞澂拿到名冊，當晚全城戒嚴，按名抓人。瑞澂這人，遇事首先想的是自保，平時倚仗北洋，真到了節骨眼，反而拿不定主意。

他下令關閉武昌城門，挨家搜捕名冊上的人，一時滿城風聲鶴唳。

對名冊上的人來說，局面只剩兩個選擇：

要麼等著被抓，要麼今晚就反。

這就是起義最殘酷的邏輯：

當秘密藏不住的時候，不反，就是死。一個本來還在猶豫的團體，被一張名冊逼到了懸崖邊上。

瑞澂手裡那份名冊，是黨人自己造冊登記的，姓名、籍貫、營隊一應俱全，等於把全城參事的人一次交到了總督手上。那一夜武昌城門緊閉，城裡的人出不去，城外的消息進不來。

有記載說，好幾個營隊當晚就把子彈發了下去，卻沒有人知道該打誰。

官場上的瑞澂，先想的是自保：

他把搜捕的差事壓給下屬，自己守在督署裡等北京的回電。

可電報來得再快，也快不過城裡已經散開的火藥味。

名冊到了總督手裡，武昌城門一關，對名冊上的人來說，就只剩兩個選擇：等死，或者今晚就反。

十月九日深夜，蔣翊武下達了起義命令，約定以鳴槍為號，各營同時動手。

可命令傳到一半，就被搜查打斷，多數隊伍根本沒收到。

楊宏勝運送炸藥的事也敗露，劉復基在據點裡情急擲出炸彈，想掩護同誌，卻暴露了更多。

約定的時間過了，槍沒響，人卻已經驚動。

蔣翊武自己脫險逃了出去，留下的是一群不知該進該退的基層官兵。

計畫亂了，起義眼看就要胎死腹中。

可名冊已經在總督手裡，時間，已經不在他們這一邊了。

起義命令送出去一半就斷了，多數隊伍根本沒收到——計畫眼看要胎死腹中，可時間，已經不在他們這一邊。

名冊上的人，已經躲不掉了。

彭楚藩，在憲兵裡做書記生，被抓時神色不亂，據記載臨刑前還痛斥不已，是個認死理的硬漢。

劉復基，共進會骨幹，湖南常德人，性子最烈，被捕後坦蕩，從不諱言自己的

主張。楊宏勝，湖北人，負責運送炸藥子彈，
事敗被擒，受審時不肯牽連旁人。

三人被押到湖廣總督衙門，
連夜審訊，天還沒亮，就被押到督署門外
斬決。從被捕到殉難，不過幾個時辰。

下這道令的，是湖廣總督瑞澂。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凌晨，
三人被殺，這就是後來說的彭劉楊三烈士。
他們不是什麼大人物，只是名字寫進了那
張名冊的普通人，卻在那一刻，
把命留在了武昌。

彭楚藩殉難時二十多歲，家裡還有老母；
劉復基新婚不久；楊宏勝身後留下一個
剛學會走路的孩子。

這些細節見於後人輯錄的烈士事略，
我們照實記下，不加評語。

那一夜的總督衙門，照老規矩辦事：

堂上火把，兩旁站著差役，問案用的是刑名
老套，先問同黨，再問主使。

城裡百姓天亮才聽說督署門外殺了人，
膽大的圍過去，看見的是三具沒人敢認領
的屍首。武昌城的早晨，本該從碼頭的號子、
茶館的開門聲開始。

那一天這些聲音都還在，只是城裡的人，
已經知道有什麼不一樣了。

三個普通人死了，可名冊上還活著的人，
，都明白一個道理：再等下去，下一個

就是自己。

那一夜，真的要來了。

三個人的血，把猶豫徹底澆沒了。

名冊上還活著的人，都明白一個道理：

再等下去，下一個就是自己。

十月十日的夜晚，武昌城裡的氣氛，

已經像一根拉到極限的弦。

這根弦，會在哪雙手裡斷掉，

我們留到下一集再講。

今天你到武昌，還能在彭劉楊路、

在紅樓、在楚望台，摸到這一夜留下的痕跡。

紅樓，就是後來武昌起義軍政府的舊址；

工程營舊址，還立在紫陽湖邊。

一座城，一條鐵路，三個名字，

把一個時代，推到了拐點上。

而拐點之後，是更長的動盪，

和無數普通人，替這場革命付上的代價。

我們講這根引信，不是為了歌頌哪一方，

而是想說清楚：當一個政權接連讓它的

百姓失望，鬆動的就不只是信任，

還有整個秩序的底座。

後來的代價，很多都是由當時最普通的人，

默默扛了下來。